□ 12
3333
1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

門口 12
號 3333
卷 1

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眉山蘇氏曰其人親被王化之純發而為詩則無不善而雜也有所憂愁忽忘正詩是也及其感之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變詩是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已則益脩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北劉族嘗及鄉嘗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詳可見周禮）其言粹然無不

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收錄之音律於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也聖人蓋指武成康也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降自昭穆（昭穆皆廟名）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

陵者高也夷者平也言漸自高而至下也

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登也升也進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討探也求也治也）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黜陟之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籍有所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

改焉安成劉氏曰大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艾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教也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前漢藝文食貨志班固之詞也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

體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無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以若夫雅頌之雜亦風亦不得為正也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

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怛悲愴也）（閔憂也）（惻傷也）（陳善閉邪見孟子）（此序大公下云觚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子曰大率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是郊廟之詩變雅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無言外之意蓋頌者其體異同而類雅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常棣文

（宇書又曰也式也荀子程者物之準也）

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劉侗酌
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
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由之傳
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
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此詩之
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之為經所以人事決
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
朱子曰詩經全體大用其中○安成劉氏曰
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天道精微細而
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淫
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
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
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
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曰然則其學
之也當柰何曰本之
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
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
微之間審之言行

易上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事也功知之
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狀則詁訓者釈古今之異詞通之使人知也訓者
釋物之形貌
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者格物致知之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曲禮必慎唯諾方氏曰唯之聲連而質諾之辭往而文齊治平之道心脩事也問者唯唯而退

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丁巳歙州府婺源縣新安注說文諾也增引朱子語類論語曾子曰唯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首

一是經一以朱子集傳爲主通釋所采諸家之說與朱傳相矛盾者去之庶無惑於學者其朱子語類文集暨諸家之論有所發明者今皆增入

一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爲序其有郡號者則加以別之有不可考者直書其氏而已

一小序朱子已辨其得失通釋以隸各篇之下今仍爲一編附于卷末以還其舊

一名物附圖一依廬陵羅氏所集諸國世次及作

詩時世圖一依安成劉氏存之以備觀覽
一集傳中所載郡邑間有沿革不同今謹依
皇朝郡邑志增注于下
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萇
陸氏璣
孔氏穎達 仲達
程子顥 伯淳 正叔 明道 伊川
眉山蘇氏軾 子由
南豐曾氏鞏 子固
監田呂氏大臨 鈞 和叔 與叔
鄭氏康成 玄
杜氏預 元凱
廬陵歐陽氏脩 永叔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臨川王氏安石 介甫
兼陽范氏祖禹 淳夫
上蔡謝氏顯道良佐

龜山楊氏時 中立 飛南
永嘉陳氏鳥少
三山李氏
永嘉鄭氏
建安胡氏知國 康侯
渤海胡氏旦
致堂胡氏寅 明中 大憲
東萊呂氏伯恭
丘氏
三山林氏之奇 少穎 圭如
廬陵季氏寶之

元城劉氏安世 器之 佃
山陰陸氏農師
黃氏樵 實夫
長樂劉氏彝 執中
長樂王氏
莆田鄭氏樵 漁仲 夾漈
南軒張氏栻 敬夫 廣漢
董氏
徐氏
止齋陳氏傅良 君舉 永嘉
胡氏伯量 南康

須溪劉氏會孟
竹房張氏學龍辰翁
新安胡氏一桂庭芳
定宇陳氏櫟壽翁
安成劉氏辿公理
廬陵曹氏君貞

建安何氏士信
廬陵彭氏汝中
鄱陽董氏鼎
東陽許氏謙益之
廬陵羅氏中行
豐城朱氏義備

勅纂脩

一今奉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紱

北溪陳氏淳安卿　臨漳
覺軒蔡氏撰仲覺　建安
天台潘氏時舉子善
龍舒王氏日休
西山眞氏德秀景元　建寧
顏氏達龍江陵
錢氏
濮氏一之南
段氏
東齋陳氏大猷　慶源輔氏廣平卿　碧崦
豐山謝氏枋得君直　廣信
格庵趙氏順孫汝談　建安
雙峯饒氏魯伯輿　廣信
潛室陳氏埴器之　永嘉
曹氏
容齋項氏安世平甫　江陵
兼谷嚴氏繁坦叔
新安王氏炎晦叔
劉氏
建安熊氏剛大人
勿軒熊氏禾去溪　建安

翰林院檢討文林郎臣蕭時中撰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修撰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修撰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修撰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修撰文林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璿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進士臣王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中
奉議大夫太常寺少卿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王羽
奉訓大夫禮部左侍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棠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殷民
直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文修迪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沈井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敵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悅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吳紳
文林郎刑部主事臣王選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成
教授臣曾哲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鎮江府儒學正臣傅舟
常州府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訓導臣顏敬守
濟陽縣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蘄州府儒學教諭臣留季安

詩經大全凡例 舉

詩經序

朱子辯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子夏（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仲尼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程子曰國史得失之跡是也）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冠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晁氏曰先儒相承謂毛詩乃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三山李氏曰以

詩序考之文辭淆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氏困則見於檀弓鴟鴞之詩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潔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邶亭則見於國語揩辭引援徃徃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案子本詩序別作一冣如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孔氏曰漢志卷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傳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爲注者又以尚有辭害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綟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慶源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爲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序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

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
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
美無有敢遁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
明於後世然細玩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
顧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
第深次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不可廢者
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
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
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
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无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
尝能質問諸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其之疑終不
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
為謬矣有不可勝言呂伯恭不合只因序請解作詩
其尝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作詩記中雖多說
序然有說不行勿亦廢之其因序以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矣辨之頗詳文曰
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扶撰處多不知先儒
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
依他那个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

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
儒相承謂毛公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序子夏所創毛公又衛敬仲
潤色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攻後漢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序宏之
說皆然無所考義而其首句云云有為毛公所益者則見於大序與王宏
作序則毛公又取近世諸儒之說分而為後人所增廣而潤色之為國史作者則
首句為毛公所創毛公又推尋其下文而直引以出於經入經字乃人之手而後
人自有追穿鑿遷就者矣又論毛公古人於己辭箭端不為疑綴篇而後
人亦有深意若謙虛退託不敢自出己見以之作則尊信而不待於後
人啓之可上於堯舜而不生於數千年何至
兆先生為一閱理之明經義至夏毛公
本自為一編別附於世故讀者不為又注
亦有後之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為
尚有餘及也魯至氏論之詩序則
盃之後人所為說以為序宏之說以為後漢
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後漢
衛宏作所據依故先生直攻
之遂斷始於序為致知格物而至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去處只須穿鑿說將去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悵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南

小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當也（安成劉氏曰大姒之稱后亦如雎鳩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義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若徒擁虛器以爲寧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

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昧江漢之小國鬼方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孔氏曰〕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故用此爲風教之始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孔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使皆正夫婦焉用之鄉人焉〔敖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国也○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正夫婦也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天子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及其因形移易使萃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動之也及其動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自其本於一言之則謂之風教聞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言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彼化而成德也以其彼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孔氏曰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孔氏曰

如乾坤承乾也朱子曰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坤無以代其終故乾元統天坤元雖生萬物而必稟命於乾坤元以代其終而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以召南之德以成天意以召南之德實以順成天意以代其終而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以召南之德以順成天意以代其終而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以召南之德以順成天意以代其終而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以召南之德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

爲基哀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及其國呂正正其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美猶未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本意出於披文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基字之義先儒皆所未及程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際基之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不然則爲王莽矣

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恩卑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首乃以爲刺餘可知矣三家者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

孔氏曰愛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言其色首章上二句是此詩之作主爲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有由不淫其色次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言進賢所以經序倒也

已有此詩矣○若爲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按儀禮軒熊氏曰按儀禮士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今儀禮亦爲周公之書則鄉飲射禮燕禮皆用之鄉人者也

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描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王氏肅曰家施施之不得思賢方之良而其無傷善之心是若荀慕

朱氏公遷曰此詩作於將告歸寧之時非務勤儉於此時也

范氏祖禹曰王業之興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不足爲異惟大以能不怠其本故天貴而爲后化被後世儉德節物用受服澣濯之衣則不敢以此而驕汙安之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爲婦之道當如此也

孔氏曰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以求賢審官○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至於憂動也

李氏樗曰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即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君子而已此序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非后妃進賢之志則無險詖私謁之心矣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末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當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疐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

〇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倣此

〇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氏公遷曰若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庶乎其可耳

螽斯聚處和而如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若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后妃斯亦誤矣

薛氏曰小序若螽斯三字當在則子孫衆多之下

〇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辱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〇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衆氏棨曰詩人因其見兔罝之人處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扣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罝之賢便知其為閑暇之人非知類通達者未可与言詩也能敬即是好德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

李氏樗曰王氏云禮明則上下不亂歐男女以正政事治則動用不乏故螽斯以多子為言桃以時為不失兔罝以賢為美關雎以正昏姻以時為主則是不妒忌之所致非徐政事之治而后妃能躬行於上則周南之國皆風化而化不待政令而人歸德之矣

范氏處義曰德隨所寓而見故曰德
言所及遠 孟子不周故曰被于南國
文王之化始於岐周而行于江漢之
域非德廣遠被不足以形容之或
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
及男子與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
得乃合男女而言之蓋男子無
犯禮之意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
始不相求也

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孔氏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語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東萊呂氏曰]蘇氏以

鄭氏康成曰起家而焉有之謂嫁於他族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国君

序為非一人之詞益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遠矣[李簡]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臨川王氏曰]庶人之妻能是之謂道化而殷其雷之詩所以未若汝墳之盛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嘆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嚴氏粲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鄭氏康成曰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以不失職者風夜在公也○范氏處義曰采蘩以奉祭祀所以行其職也不失職者即不失夫人之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氏安石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敗而不絕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奉先祖供祭祀矣

臨川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承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

○采蘩召伯之聽訟也

深以其范氏曰聖人刪詩之際豈存其可以為後世法戒者而不討其作詩之先後也如此請者一教明也而以為召伯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雖則侵陵之而不能使之復也○雖則侵陵之而不能使之從也

黃氏曰周家貞信之教既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陽雖遂陽而草木之道處則自復而自臨而泰之時也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自二南極而王道成則陽雖有所不勝而自復之時也

范氏曰此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自衰之比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強暴之習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當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嚴氏粲曰猶言好德如猫衣國君齊家而文王由於閨門雖故曰化文王之政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皇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李氏公凱以召南之大夫為召伯之屬孔氏云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未有大夫蓋南方召南之大夫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雖盡自擇情實既開○室顧禮義故昏欵及時者所以全智也○范氏曰男女各得以及時也○朱子曰止齋陳氏曰男女及時之說范氏曰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之道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使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未句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朱子曰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安成劉氏曰]此詩勝妾所作序之首句恐亦非是○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

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天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簽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音翟葉徒合反翟次之則褕音遙翟六服褕衣爲上褕翟次之厭於翟也翟羽飾也勒面繢音會繪也總著馬勒之兩耳與面具飾勒面繢飾車之側耳與面具飾則無簽矣

弟者其翟重貝面組纓有幅也鄭氏曰翟重不厭以翟羽飾勒面繢飾車之側耳與面具飾則無簽矣然則公侯夫人翟衣六服褕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繢飾車之側耳與面具飾則無簽矣

朱氏苞曰鵲巢于園雖對騶虞于藪此對則舊說爲優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末嘉陳氏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正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孔氏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無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基也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

邶

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厚陵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囿名亦不經見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數文王之仁而不言也（厚陵）詩考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名○歐陽氏曰吾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蒼馬御泮虞山虞則澤命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故田獵則致禽獻易亦自即鹿無虞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厚陵）騶二官田獵之時乃取故車當以多殺為心今也一取而已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人之得体卒章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郝敬曰忠臣不得於君子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而不怒不遇而不思者序所以目為仁人也）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井栞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其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定依約而言則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

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誣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襲桓莊之舊則其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

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音之（朱子曰謚法中如墮廢社稷曰須使得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陳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絶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

紫朱子詩集傳序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而論孟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己酉之四月是詩集傳先成四書集注後定矣又孔孟子所言栢舟詩旨從序說為仁人不遇之見朱子原無定見惟理是從重已嘗辯論詩記中朱子初說大抵從序後有易之此已是特集子嘗以序說為未足信及後謙而祖謙未以為然及後集傳成而祖謙已不及見故朱子集中每以為恨蓋至是乃得停己而易矣治按年譜四書集注初與於栢舟之義又已三易矣由此推之則朱傳與序相特初原存疑義者後人仍可合其之論以於義觀庶無失矣朱子盡之善心斯為得爾

嗤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朱子曰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發時盡是人訕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上要作美刺說了且如今人見人才做一事便作一詩歌詠之或訕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美譏之正是其輕躁險薄尤為情性之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朱子曰厚詩人之教也使篇上是訕刺人安得温柔敦厚也）

○緑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

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歸妾之驗

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與宋而引此為說理或然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新安胡氏曰按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自立夏將脩先君之怨於鄭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見殺】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切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父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音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安成劉氏曰以此詩為作於衛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赤狄所滅故晉人數之以此意之或徵於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詳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詩之絃間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者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潁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着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

譏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
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
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
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而不自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
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
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
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
慚矣又何待吾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
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此
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
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録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廊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

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栢舟緑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

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然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邪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思無邪之外則曷以為鋪張揚厲之意自我作古之人所以為戒警於彼不反若彼不反則自變之與別焉至於桑中之詩則又有正之而得之資則彼之自以為所伏其罪而無所逃也若夫雅鄭之數而歸於正者固各有其篇自說為而不可止者今必曰彼以無邪思之則自見於無邪之懼創之而若諸篇反而責於心我之易也若諸篇之說巧為而不可考之合則是桑中之詩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之必曰彼以無邪思之則皆先無邪之思作之而以為無邪之歸無邪之思讀之則曷為

夫有所謂詞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敢則猶有所謂詞之飾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美不當於此又放之以備六籍皆足以為吾說之論病王先甚矣鄭之幸甚詩為鄭之幸甚而雅樂之不可作也以為劉氏曰上文朱子前後讀詩記曰某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而伯恭父之不可及又痛伯恭父之不可奪者和因讀桑中之詩而雅樂之不可作也以為然因書其後以為使後之說詩者與反覆其說以求其間方將世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

若也

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甚於是無禮者見惡於人如此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衛

○干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証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

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北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

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詩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

寧邦興之或遠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婚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覆育兆庶之王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為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乃據自擬以重寶尚為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固不得從之也

覆一作子
王一作心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上篇慶源輔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雖命變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国事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摯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平王信讒逐申后而立褒姒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而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喪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
采葛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

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然前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簽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慶源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眠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窈窕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觀歐陽公于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子亹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

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案子曰最是鄭忽可于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東萊又欲引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見上

○褰令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

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虐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如宋襄追赦人失之无當有甚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蔡仲默曰）狡童者以不得目君為狡童也（陳氏曰）說者以為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自應為狡童也（劉氏曰）諸詩朱氏一以為淫女之辭其識甚遠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善義之長育用此二事又皆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者彼蓋斷章取義耳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言見春秋傳（安成劉氏曰）其事散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公四年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潁溪劉氏曰）舍序讀詩辭意甚美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衰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衰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君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鄭氏曰挈壺氏以水加減刻數以一年有長短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于每歲之間為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刻冬夏之間數以一年有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漏刻不明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當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孔氏曰下三章責魯桓縱恣文姜亨以詩而去之言作詩之君惡之甚於經无所見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之意以見)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恒當作莊安成劉氏曰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綱侯而姜氏孫于邾未久復返于魯自後

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非由桓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
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兆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氏曰蠶食漸漸以食桑盡也猶重斂漸漸以食稅使困也鮮順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人顧不審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
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譏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約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朱子曰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

舉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安成劉氏曰李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太師特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容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楊之水刺晉昭公也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經大全 唐風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揔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

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傑人於白
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
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
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
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
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
之義云安成劉氏曰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且不少從末減皆詰正其弒君之罪況武公篡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然

○有校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承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朱子說見下序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是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

有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安成劉氏曰秦仲但為人之宮此詩疑作於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王命襄公為侯之後平）

○馬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待之事圉圃之樂焉（氾氏曰有牆曰圃圃皆蔬養禽獸之所也○黃氏曰田狩之事圉圃之樂何足為美益以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安成劉氏曰宋子雖以北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盧陵歐陽氏曰周雖以岐亦當一以兵至岐秦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豐賜秦使自岐取而襄公之地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拏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弊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

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遠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

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

非刺其君之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

陳風獨此篇爲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良好潔

其衣服逍遥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豐城朱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此序之詩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乳氏曰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
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
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
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
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曰鴟鴞焉
此序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据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

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
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眞也哉朱子非之當矣○安成劉氏曰下篇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新安胡氏曰寬裕温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寬裕温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華谷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益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阮氏閎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詩者周公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偏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慶源輔氏曰益以明友為人倫之一不可以貴賤尊卑間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聲下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朱子曰臣歌天保詩荅上意而古注言麋鳴至我本吾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却說得尤分明）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勸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秋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亦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眞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朱子曰看詩使有感發人意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

此說定便句了一詩之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憶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燕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立基堅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

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箴說

○沔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訐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匠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忌亂之意恐非規王之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徙虢仲之詩則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知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賢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冪注曰訊盛食以落之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宜曰耳序又以爲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公在溫春秋時蘇爲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篪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王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以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王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朱子曰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慶源輔氏曰精深宏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雅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徧施被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讀者更熟玩而深索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魯孫古者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南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當時美之詞何以別其爲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爲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爲使之攝卿士以行之何以作罰惡稱其誕妄而不情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傲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此序穿鑿无爲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杕杜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
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
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
之類是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
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宛之初遊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究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性如骨肉之相附)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薇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

此事有据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知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温柔敦厚之意

○蓼蕭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

（舒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召之單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三山李氏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酒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逃亡之所以亡也興亡之監豈遠乎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筆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雅本之詞

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
徧康語言肇造區夏
天下所歸往三分天
周矣武王繼之遂有
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
此遂稱王而改元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銜
丹書西伯得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新
安胡氏曰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
因小亭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
自天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是直謂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勝其誣也殊不知二詩
所言天命文王文王受命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壽曰
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筆谷夾氏
曰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
徧皆不言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
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壽曰
何嘗受命乎
王而斷寘芻之訟漢儒又
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
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
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
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
哉朱子曰文王受命只是天下歸之
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民聰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
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廬陵歐陽氏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稱王安能服事殷乎夷齊義士也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久而不以爲非徒之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

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訟者因文王受命九年又稱為文王受命之年數文耳故以為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君即位稱元年古者人君又不問改元宜改元而改元乃改元之後即位改元十有三年或三年分陳統朱公集諸篇小子其承厥志考武成方稱王只是羈縻那事體不同自是一段初由此而論則此亭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序誤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自文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大王而言也○曹氏曰書之得民心大要主民而言也○定宇陳氏曰王迹肇基於太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詩推本文王受命唯至於雲漢質成者益人心

○臯陶文王能官人也

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自文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大王而言也○曹氏曰書之得民心大要主民而言也○定宇陳氏曰王迹肇基於太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詩推本文王受命唯至於雲漢質成者益人心

○臯陶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由以百福干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雲峰胡氏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為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
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東萊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

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介爾景福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朱子曰〕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是比兄弟勿踐字乃興莫字此將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以祈黃耇者亦是隱治之時祝頌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只是頌其高言意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慶源輔氏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上之訣辭耳先生云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辭如此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本四爾受釐之釐也〔嫩〕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鳧鷖之作但為疑辭于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眉山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

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疏氏曰左傳云凡翁邢茅胙祭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爲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此伯亦其苗裔世爲王臣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

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朱子曰若謂刺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有自警之理）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筆谷氏曰以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詩之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爲三十六年恐誤）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

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寬猗所悔相表裏五也（朱子曰以爲武公自警則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亦是諸侯自謂無羞武公作此詩使人日久調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二說之得失其徵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

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
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蔡氏曰序者之意恐亦據春秋傳而言也

○蔡氏沈伯剌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

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嘉陳氏曰嵩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賢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安成劉氏曰朱子之說則以此詩爲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以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霞氏曰】詩中摘字名篇則名未必有意特泛篇名則名必有意

○贍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書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未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乃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也不及文王者豈以詩可乎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頂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倒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遷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廬陵歐陽氏曰〕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之后也當為康王以后之詩而毛以為成王為成此王功孰是成王之作遂以為成王之詩而毛以為康王之功孰是昭然可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為成王為成此王功孰是

祭祀之禮必以彝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緐和暗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詞之證而帝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

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帝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證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朱子曰詩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此以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之事自說是天地後來逐生一場多端有南北郊之說祭天地之詩自說是天有成命又不曾說地如何說祭亦須幾句說善或者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合祭亦須幾句說善或者神便說其事矣）

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亦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眉山蘇氏曰此

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成王言成王誦康王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也周公制礼礼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礼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奄有四方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成王言成王誦康王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也周公制礼礼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礼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

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大王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嚴氏曰]諸儒信序之過往往徒費其詞而意終不慊故朱子辨而正之夫復何疑耶

○思文后稷配天也[三山李氏曰]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也○[嚴氏曰]后稷配天一事也而生民以異敘事之辭此雖頌所以生民為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究氏曰]頌雖告神為上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噫嘻有客振鷺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体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嚴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究氏曰]冬言季春亦季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

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安成劉氏曰三廟太祖后稷及祖文王二祭禘

○載見諸侯始見乎我王廟也

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

序以載訓始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徵子來見祖廟也孔氏曰來見祖廟必是助祭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祭客乃微子也○濮氏曰在之朝無得而知也始受命之詩○濮氏曰戩之與振鷺之意不明商之祖廟固無此序以爲來朝將去而燕王以語則見祖廟之廟非助祭於王何得以見之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小毖序下辨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安成劉氏曰朱子說見小毖序下篇同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子以下則嗣王先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是群臣進戒嗣王自維予

○小毖嗣王求助也新安胡氏曰詩中小見得先自述而後恐亦誤矣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辨說見下篇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新安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有祈報之異不過閔其耕種之勞致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寧或百室盈婦子寧殺牲以嗣以續皆此田大田而堅其栗事赴功之心也豈與七月寓其君子勤勞安逸之事南山甫田非告神之樂歌也詩同一歌詠楚茨信南山其鼓舞神化之道而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無載芟第一○安成劉氏曰此第二第八節之拘於載芟詞意相類但發之意微矣○第二節之拘於載芟詞意相類耳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 眉山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潁濱谷曰藏氏曰詩中言遵養非謂養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音與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人武成說武王封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國四人異姓之國十人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呂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黃氏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妄予下不妄予人是當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濮氏曰如序所云宜與時邁相似亦祭告之樂歌也

此二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公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蠻矣（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安成劉氏曰蓋落成泮宮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干之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爲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臨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子有以踐其子孫子益上有以紹其祖乃高宗之於美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文祭也 安成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乎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意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思無邪圖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為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 二十五篇
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至豳 十二國 一百三十篇
正小雅 鹿鳴至菁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 二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召旻 十三篇

朱子曰諸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肆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敎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三經六緯

三經

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又足以動物也 天小二雅

十五國風

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周頌三頌

三緯

賦

賦者直陳其事如爲雷霆之聲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

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爲說者比也

興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葛覃之類 語錄本專言其事而雷在用兩句引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詩經大全 圖

義之圖

義賦賦比興比興興比興賦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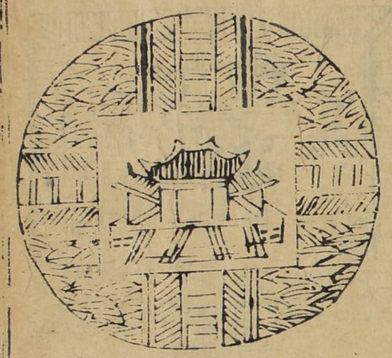
義賦其事洋水首三章
以起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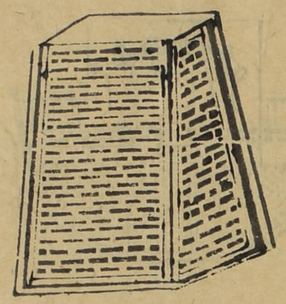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蠢斯專於比而綠衣
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
於比此其例中文自有不同者
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說出那箇物事來是只不
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
喬木只是說他有游女樛木
蘞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關雎亦然此是只躰
比躰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
興比相近却不同

地理之圖

靈臺圖 辟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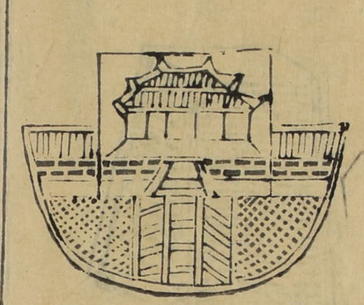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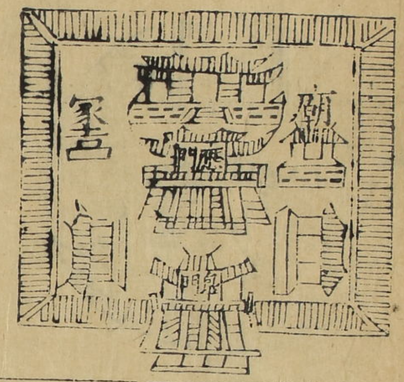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氣祲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如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皐門應門圖 洋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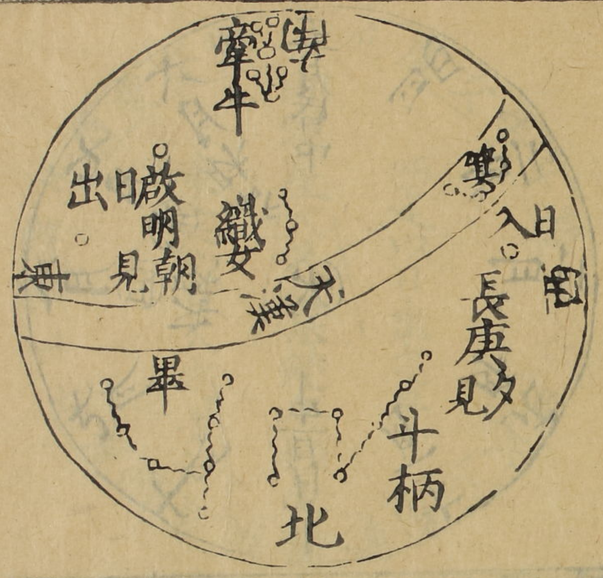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僭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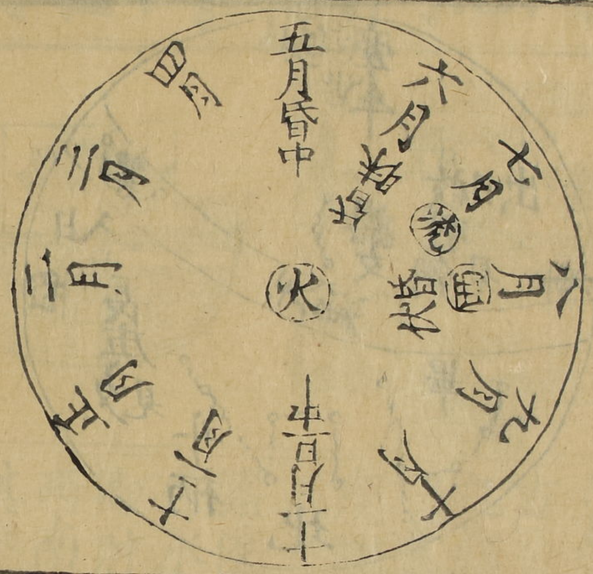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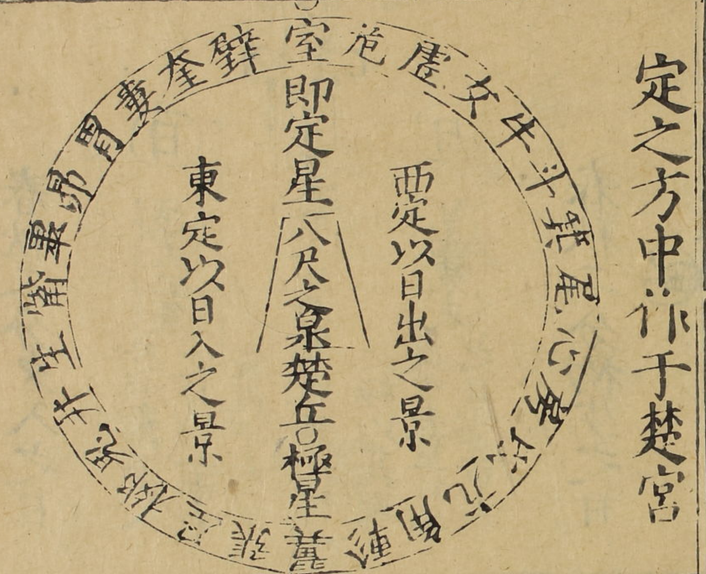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大伏於九月至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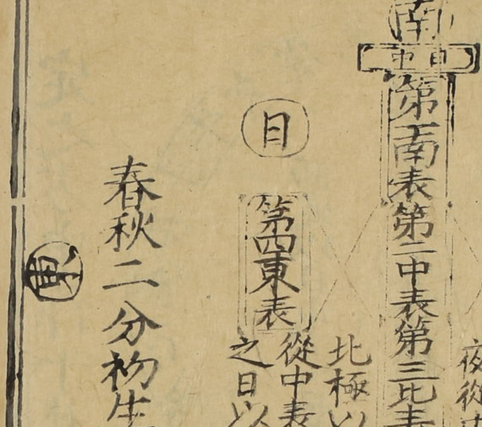
即定星東定以日出之景

西定以日入之景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特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巘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邠居也今得西山眞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謹按朱子集註所載民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仰觀日星俯察蟲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祭祀也時嘗嘉穀而薦之交神本之化以受民事男服事乎外上以忠利力食力而取弱其燕饗也節之日謂陽之

月	公七	之日	之日	之日	之日
四月		四之日	三之日	二之日	一之日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栗烈	觱發
		春日遲遲		鑿冰沖沖	
				納于凌陰	
秀葽				于耜	于貉
				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蠶月條桑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其蚤獻羔祭韭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		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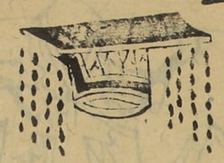
風化之圖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莎雞振羽	流火		肅霜	蟋蟀入我床下
		鳴蜩		隕籜	
		斯螽動股		滌場	
		鳴鳥	在野	在户	
		在宇	在宇	授衣	
		穹窒熏鼠	在戸		
		塞向墐戸			
		食鬱及薁			
		食瓜			
		亨葵及菽			
		剥棗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月一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下倣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正月事獨缺三月宗廟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四四月之間非敢僭以爲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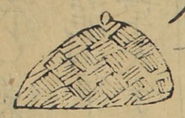
冠服之圖

文王喤



冠名敝曰喤周曰冕黼喤冠弁

都人士臺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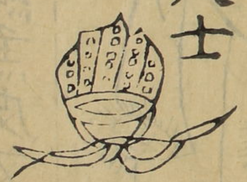


臺夫須也即沙草也古註謂以緇夫須皮爲笠所撮

冕黼喤

○會弁如星會絳中也王之皮弁絳中每貫結玉采五十二以爲餘武公諸侯則五用三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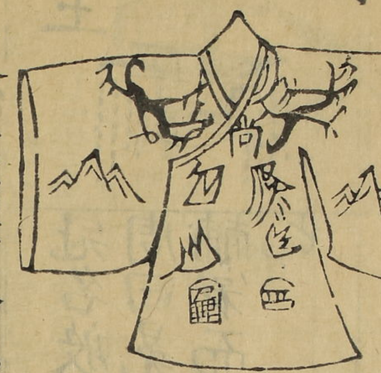
都人士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大古冠

九旒衮衣

衣裳之圖



繪龍山華蟲火宗粦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一昧上公但有降龍龙首卷然故謂之衮

裘　羔裘　豹飾　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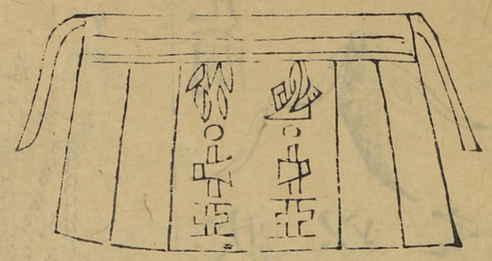
檜羔裘

裘皆袂也

然袪大而袂袖小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九旒龍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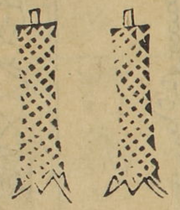
五色備候人采菽

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次藻粉米黼黻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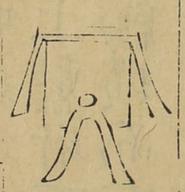
帗太古文象字當作韍古字通用冕服謂之帗其他服謂之韠以蔽前後

素冠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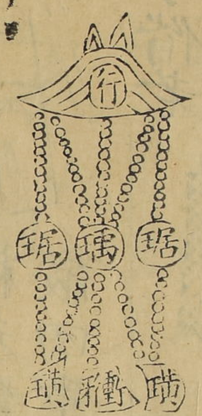


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懸瑱當耳也統用采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統瑱言夫人服鬠



幅偪也和纏於足如今行縢胫偪束其胫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雜佩

觿

芄蘭

狀如錐角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衡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瑀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衡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芄蘭

韘

古注云韘沓也以朱革爲之射以遰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禮器之圖

東山

縭

尔雅云婦人緤謂之縭毛氏云緤帨也故集傳曰帨巾之繫於婦人之成女而爲施於結帨也

君子偕老

笄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伐柯

籩

竹爲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伐柯

豆

豆木爲之以薦葅醢容四升

野有死麕

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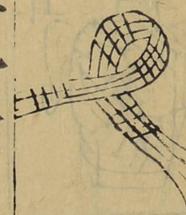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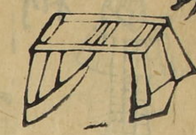
揥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若今之笄兒

悅



楚茨
俎



生民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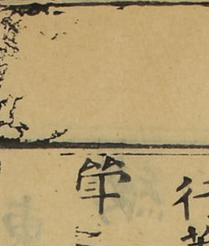
行葦
罃

俎木為之以權輿
載牲体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
房也登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爵
罃爵也夏曰罃周曰斝殷曰爵孔氏曰罃盡木稼

簋方

簋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簋圓
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金罍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玉諸侯金

卷耳
罍



閟宮
犧尊

江漢
秬

巻
蘩巻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秬黑黍也鬯金草也釀秬黍為鬯金草曰鬯
酒築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配而祼神也
黃流在中鬯

閟宮
福衡

江漢
卣

韓侯
壺

圖器注壺
禮器大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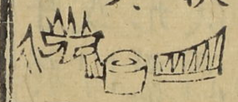
卣中尊孫炎云尊夔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福衡止觸周禮凡祭俑云其牛牲設牛角所以於福衡施其福衡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穀
璧琮

旱麓
圭瓚
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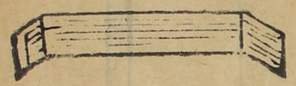
椹槱
璋瓚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干王○雲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總稱也

王瓚圭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酌鬯以祼也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在右奉之半圭曰璋以為瓚柄黍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

琴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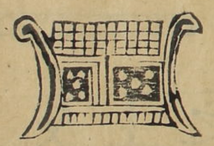
琴

琴瑟皆絲一名丹桐琴長三尺六寸五分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

笙簧

有虡



簫

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吹端管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大者長二尺四寸小者長一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二尺小者編十六管長一尺六寸參差象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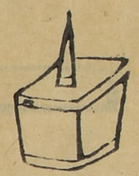
王氏曰簫大者六寸大者十六簧小者十簧三簧為之小竹管編之

有瞽

管

管六孔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遂今之簫也

柷



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撞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圉

圉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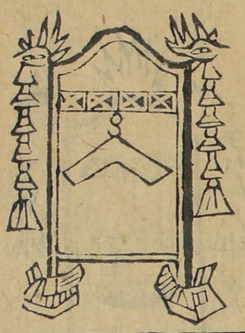
簫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主中聲而上下之

何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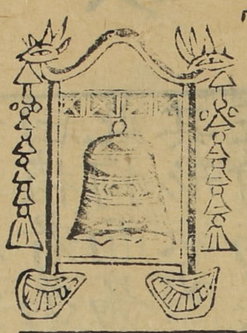
塤土為之大如鵝子上平底以稱銳上六孔長四寸圍三寸上出孔一分孔三分橫吹之

篪

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上出孔一分孔七分橫吹之篪其聲則塤為黃鍾其聲則篪為蕤賓蓋相應和也



磬



靈臺

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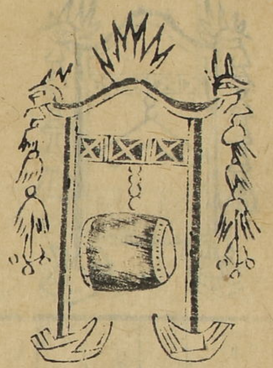
鍾金屬鏞大鍾也

磬石為之

鼓革屬賈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田亦大鼓也懸鼓周懸也憂后氏足鼓殷搤鼓周制也鼖鼓靴如鼓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擊之則傍耳還自擊何伯善注鼖黍下魯鼓薛鼓礼記擊鼓其節拊壺縮鄭氏注魯鼓薛鼓其節不同口口口

虡

鼓 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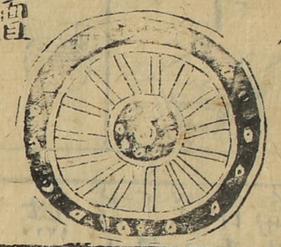


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枸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枸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繪為爨載以璧樹爨於枸之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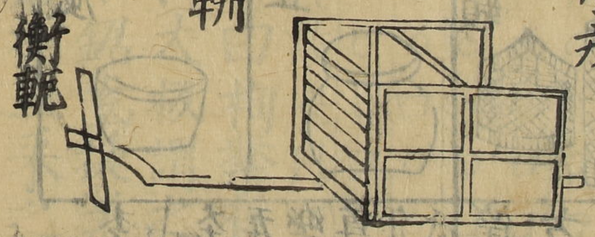
節則知其事矣　取牛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又一說

	鼓	鼖鼓	鼗	柷	敔	鞉	應	鼙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	○	○	○	○	○	○	○	○	○	○	○	○	○	○	○
鼖鼓	○	○	○	○	○	○	○	○	○	○	○	○	○	○	○	○
鼗	○	○	○	○	○	○	○	○	○	○	○	○	○	○	○	○
柷	○	○	○	○	○	○	○	○	○	○	○	○	○	○	○	○
敔	○	○	○	○	○	○	○	○	○	○	○	○	○	○	○	○
鞉	○	○	○	○	○	○	○	○	○	○	○	○	○	○	○	○
應	○	○	○	○	○	○	○	○	○	○	○	○	○	○	○	○
鼙	○	○	○	○	○	○	○	○	○	○	○	○	○	○	○	○
鼓

車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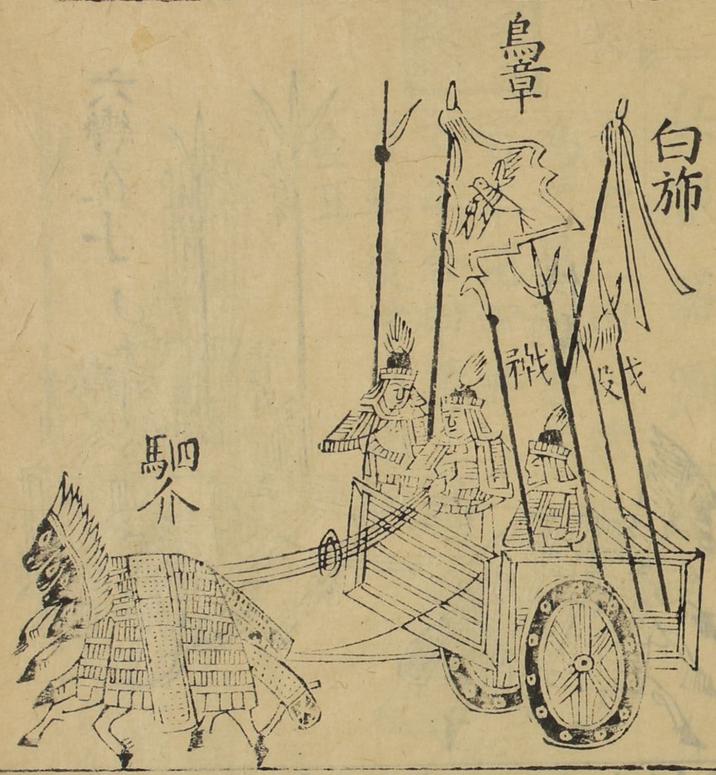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二寸在輿之外輻二十以象日月也輻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一寸徑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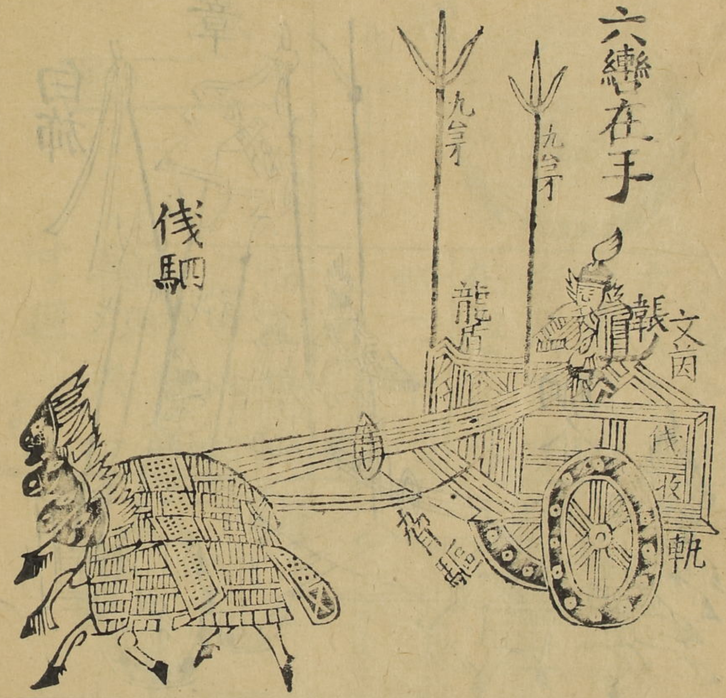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軜亦曰轅禮記車制圖云身長一丈四寸四寸亦曰轅通謂之軜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戎大也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插於轙幟畫鳥隼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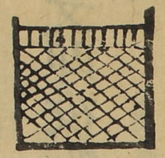
秦小戎圖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梁軜游環脅驅驂靳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又云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龍盾之合鋈以觼軜伐駟孔群九分鋈錞虎韔鐐膺交韔二弓

兵服器圖

秦無衣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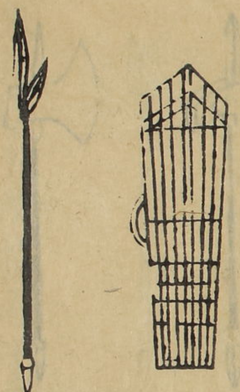


古者三甲以革為之犀甲壽二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閎宮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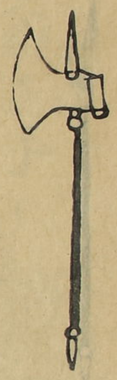
說文曰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干公劉戈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戈柄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戚



公劉

揚

戈即戟也長丈二而無刃

伯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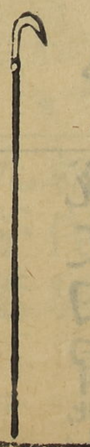
今

生於擊禮書作𢦏形

戚揚二者是斧鉞之別名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弓

敦弓天子之弓彤弓諸侯之弓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小戎

矢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也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虎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

車攻

韔

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背皮斑文可為矢服

出車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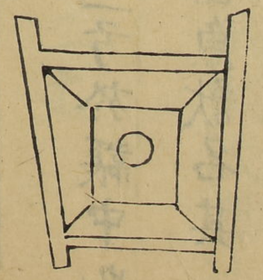
鳥隼曰旗　龜蛇為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旐

倚嵯

侯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損玄黃二正則畫朱綠

旂

蛟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出車

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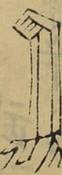
旌析羽設於旗干之首

干旌

車攻

決

決著於右手左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

車攻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鞞琫有珌鞞容瞻彼刀之鞞今刀鞘

鞞

洛矣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圍

冥 振 徵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子湯次）

仲壬（外弟小弟） 太甲（丙湯孫） 沃丁 太丁（沃丁弟） 小甲

雍已（甲太戊弟）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甲（祖庚弟） 廩辛（祖庚子） 南庚（沃甲子）

大丁 帝乙 紂

宋微子啟（紂兄） 微仲（啟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湣公弟） 煬公（湣公弟） 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殤公 莊公（穆公子） 湣公

公子游（穆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魯元公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公 溷

周（魯）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魯）

皇僕 著弗 毀隃 公非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大王 慶節

高圉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昭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夷王 懿王子 孝王 懿王弟

莊王 釐王 惠王 平王 夷王孫 桓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襄王 頃王 桓王子

悼王 敬王 元王 靈王 景王 平王子

思王 哀王弟 考王 哀王弟 威烈王 安王 哀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貞定王 考王弟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魏公 毓 厲公

厲公 考公 獻公 厲公弟

獻公 煬公 考弟

眞 幽公 貞弟

懿 桓 隱 桓弟

宣 莊 桓弟

哀 桓 莊弟

康 莊 桓弟

召公封燕 侯爵

召公 釐九世 惠侯

鄭 繆

襄 宣

懿 惠

簡 獻

伯 御 懿弟

莊 成

悼 景

景 悼

孝 閔 襄 元 平

惠 僖 閔庶兄 昭 穆 傾

隱 文 定 共 昭弟

桓 頃 桓 武 共 成

莊 宣 昭 悼 孝

哀 莊 文 平 潛

公

邶

鄘 一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 侯爵

釐	桓	文	易王		
昭	惠	武成	孝	子嗇 王喜	
康叔	康伯	孝伯	嗣伯	逮伯	
靖伯	貞伯	頃伯	釐侯	共伯	
武公 共弟	莊	桓	宣 桓弟	惠	
黔牟 弟 羣公	懿	戴 公子 頃子	文 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 獻子	
靈	出 襄孫	莊 出父	班師 襄孫	君起 靈孫	

鄭 伯爵

悼 悼父	悼	昭	懷	平侯	
敬	穀	成	君角	嗣君	
武	莊	文 成弟	厲	昭	
子嬰 壹弟	悼	穀	穆	靈	
獻	繻 幽弟	哀	靈	簡 共弟	
定	緡	哀			
襄 靈弟	大公 齊侯爵	丁	癸	哀	
桓公	莊	君	慎 靈齊		
子亹 昭弟	公	角			
懷	元	懷 群子			
昭	成	平	嗣		

胡哀公弟 獻哀公弟 武厲 文胡子

成 莊 靈 獻 厲 襄

孝 昭 簡 平簡公弟 懿孝公弟 景莊公弟 宣 惠 頃 悼景子

簡 靈 莊 昭 平 懿 景 宣 安孺子 悼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晉曲沃附侯爵

唐叔晉燮 靖 釐 昭 武侯 獻 孝 武公 成侯 穆 鄂 哀 厲 殤穆弟

文穆子 小子侯緡襄弟

曲沃武公

武 厲 文胡子

釐 襄 桓

昭 武侯 獻 孝 武公 成侯 穆 鄂 哀 厲 殤穆弟

文穆子 小子侯緡襄弟

曲沃武公

獻 成侯 厲

孝 穆 鄂 哀 殤穆弟

武公 成侯 厲

穆 鄂 哀 殤穆弟

鄂 哀 殤穆弟

哀 殤穆弟

殤穆弟

君卓

秦伯附爵

惠卓子 三戴 懷惠子

成襄弟 景 頃 定 靜

昭 幽 烈 孝 出

幽 烈 孝 出

烈 孝 出

孝 出

出

秦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公孫 出子 武出子兄

德公弟武 宣 成宣公弟 穆成公弟 康 惠哀公孫

桓 桓 景 哀 惠哀公孫

共 厲共 出 懷哀公孫 靈哀公孫

悼 惠 躁 躁 哀公孫

簡 靈季次子 出 出 靜 襄 悼襄公曾孫 平 哀昭公曾孫

檜 祝融之后封爵世次未詳

惠文王 武王 昭襄武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子申 孝子申
幽 厲 武 厲桓弟 夷 莊厲弟 平夷弟 宣莊弟 襄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繆公第一 桓 文 悼 平 宣 穀 宣穀弟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莊 釐 成 昭 武 靖
共 平 伯陽 釐公子 成隱平弟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篇
頌三篇
那 烈祖
祖甲以后

長發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二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二十四後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芣苢

兎罝 並周南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甘棠　采蘩　殷其雷

行露　草蟲　采蘋

摽有梅　羔羊

小星　江有汜

召南鵲巢

野有死麕 並南國詩　騶虞

武王 世

頌二篇

時邁

以後

武王

正風一篇

雎鳩

召南何彼穠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杕杜　南陔　白華　常棣　出車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山有臺
湛露　彤弓

成王 廿世

變風 七篇

豳七月
伐柯
九罭　鴇鴞
狼跋　東山　破斧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旱麓
下武

大明
思齊
文王有聲

縣　棫樸
皇矣　靈臺
生民

南有嘉魚　崇丘
由儀　蓼蕭
菁菁者莪

行葦　既醉
篤公劉　泂酌
卷阿　假樂

頌 三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臣工　振鷺
潛　載見
閔予小子　我將
小毖　載芟
酌　桓　賚
以後

康王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昭王以後

頌二篇

執競 厲王世

變大雅四篇

民勞 扳 厲王以後

變小雅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斯干 無羊 黃鳥 我行其野 噫嘻 湯 桑柔 臣工 豐王世

變風一篇

鄘 柏舟 衛莊侯時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秦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江漢 常武 烝民 韓奕

幽王 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 洪奧 武公時之作

鄭 緇衣 桓公 武公時

平王 世

變風 十一篇

邶 柏舟　綠衣

衛 碩人 莊公時

王 黍離　楊之水

鄭 叔于田

唐 楊之水 晉昭公時

秦 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時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大叔于田

平王 抑衛武公諷以後
變風 十二篇
王 君子于役
兎爰 葛藟
丘中有麻
唐 椒聊
秦 車鄰 駟鐵 小戎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 燕燕 擊鼓 吁並衛州吁時 君子陽陽 申谷有雚 采葛 大車

桓王 以後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公時
變風 三篇
鄘 牆有茨 鶉之奔奔 並衛公時 君子偕老
莊王 世
變風 四篇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魯公時
釐王 世
變風 一篇
唐 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 世

變風 六篇

鄘 載馳 衛戴公文公時

相鼠

鄭 清人 文公時

惠王

魯頌 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襄王 世

變風 四篇

鄶 河廣 宋襄公時

千旄 並衛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蝃蝀

閟宮 僖公時

匡王 以後

變風 一篇

陳 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 凱風

簡兮

匏有苦葉

北門

谷風

靜女

秦 渭陽 穆公時

曹 候人 共公時

黃鳥 康公時

雄雉

泉水

桑中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羔裘　遵大路　木瓜
鄭將仲子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褰兮　狡童　褰裳　子衿
東門之墠　風雨　丰　野有蔓草
楊之水　出其東門
溱洧
齊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檜羔裘　素冠
曹蜉蝣　隰有萇楚　匪風
鴟鴞
豳小雅三十二篇　鴛鴦　下泉
七月　鹿鳴　巧言
小宛　谷風
小旻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鼓鐘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